



那时不知 爱你

i didn't know i fell into love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水晶盒子，*with you at that time.*

盛住了两个人的青春与哀伤。

时光总是这样定格，

每一次回头，都可以看到。

一两◎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 didn't know i fell into love with you at that time.

·那时不知我爱你·



“琴知罗也会不好意思吗？”安以念看了她一眼，笑，“我都听到了。”他站起来走到前面一排，说，“转过脸去。”

知罗忍不住问：“干吗？”

“我们差不多高，你穿我的衣服下去。”

知罗吓了一跳，“那你呢？”

“我穿你的。”

这下她真的跳起来了，“什么？！我没有听错吧？你要在全校师生面前穿裙子？而且、而且……”

他白了她一眼，“谁说我要下去？”他把裤子从背后递给她，“快点换上。”

出完操，知罗第一个往教室跑，飞快地坐在座位上，努力把腰杆挺得笔直，好尽量遮住别人的视线——不能让别人看到，旁边的这个男孩子身上穿着她的校裙。

好在安以念坐的就是角落的位置，只要她努力遮住这一面就好了。她顺便向他做了个胜利的手势，安以念懒洋洋地趴在桌上笑。

.....

ISBN 978-7-204-09373-1



9 787204 093731 >

ISBN 978-7-204-09373-1/1·1881

定价：460.00元(全20册)

青春酷语 146



9787204085309146

定价：28.00元

那时不知 爱你

i didn't know i fell into love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水晶盒子，*with you at that time.*

盛住了两个人的青春与哀伤。

时光总是这样定格，

每一次回头，都可以看到。

一两◎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春酷语(第六辑)

主 编: 珠 雅

责任编辑: 马燕茹

装帧设计: 花 雨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 0471-4971950

印 刷: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710 1/16

印 张: 360 字 数: 27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204-09373-1/I·1881

定 价: 460.00 元(全 20 册)

为维护合法权益、尊重作者版权, 未经协议授权,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重制、改动、变更、发行、播送、散布、表演、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http://www.coapu.org/>)。凡侵害花雨版权的, 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

那时不知我 爱你

Content

*i didn't know i fell into love
with you at that time.*



第一部 那时不知我爱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楔子
105	098	084	072	061	046	032	020	004	002

那时不知我爱你

Content 目录

第二部 合租之幸福纪事

第一章	传说中的幸福山庄	120
第二章	我们都很倒霉	135
第三章	遭遇旧爱新欢	150
第四章	再说一遍，他是我兄弟	169
第五章	你是否愿意，做我的情人	186
第六章	当爱情遇上敌人	202
第七章	我们的爱	219
尾声		236
后记		238



*i didn't know i fell into love
with you at that time.*

第三部 当你吻上我的额头

第一章	华丽的相遇	240
第二章	做我的女朋友吧	253
第三章	机器人	266
第四章	礼物	282
第五章	我们的幸福	297
第六章	爱之得失	312
第七章	面包·玫瑰·梦	326
尾声		343

i didn't know i fell into love with you at that time.

• 那时不知我爱你 •



《那时不知我爱你》

楔子

春光涌动好年华

那是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一，晴，太阳露出秋老虎的霸道面目。

早上八点钟，第一堂课的预备铃刚刚响完，操场上的木芙蓉谢了一大半，一只不知死活的蜻蜓从窗口飞进了教室。九月二十三日的开端，同其他任何日没有什么不同。

坐在第三排的谈非看了看最后一桌空空如也的座位，忍不住为那个永远也无法准时到达课堂的琴知罗担忧。

八点五分，任课老师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后面还跟着班主任俞诚兰，以及一个高个子男生。

哗，好漂亮的男生！

他穿着宽松的休闲外套与淡蓝色牛仔裤，发梢长而柔软，同俞诚兰一齐在讲台上站定，眼光淡淡地在整个教室一扫——在这一刹那间，高二三班每个人的心似乎都被初初探出碧芽的嫩柳拂了一下，轻软到骨子里去。

那张脸，真是太美了，眉梢、眼角、鼻梁、唇……都带着一种柔软的弧度，这这这，这真是男生的脸吗？

那眼波，有些许的淡漠，一眼过后，便又垂下了头。

“这位是安以念同学，从今天起，成为高二三班的一员。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友爱……”以下省略三百字。

哦，即使是三千字，大家也只记住了那三个：安以念。

他很快地走下讲台，往最后那无人的一桌走去——方才那淡淡一瞥之间，仿佛是在挑位置。把书包往桌内一放，他趴在了桌上。

向来以严厉著称的俞诚兰，竟然没有对他这种行为表示任何异议。在与随后进教室的任课老师点头招呼之后，便“笃笃笃”地离开教室。

这是一堂历史课。老师生得温文尔雅，一句“同学们好”尚未说完，走廊外便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奔跑声，很快地，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扶着门框，上



气不接下气地说：“报、报到！”

哦，知罗，谈非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

好脾气的历史老师不计较这一千零一次迟到，点了点头。

于是知罗气喘吁吁地回到自己的座位，意外地发现一向独坐的地盘，竟然趴了一个人。一颗脑袋埋在臂弯里，只瞧见一头柔软而光泽的发。

“喂——”知罗推了推他的胳膊，“你压到我的桌盖了。”

他头也不抬，只把身子往墙边上挪了挪，继续趴了回去。

“喂……”知罗拿出课本，又推了推他的胳膊，好心地提醒他，“上课啦！”

可惜，新同桌连头发都没动一下。

“咦——”知罗崇拜地感慨，“好牛啊！”

那一年，安以念和琴知罗十七岁，谈非十六，正是春光涌动好年华。

那时什么都还不曾发生，什么都还没有征兆，遥远的清晨是一张着墨不多的素描。



第一章

那场纠纷发生在星期三，下午上课之前，一个把校服穿得歪七扭八的家伙走过来，大大咧咧地将一个信封放到谈非面前。

那时知罗正趴在谈非桌上闲聊，随手拈起那信封，只见上面写着：谈非启。

“咦？有人给你写信耶。”知罗极感兴趣地研究信封，东摸摸西摸摸，“奇怪了，没贴邮票也寄得到呀？”

谈非的脸早已变得通红，抢过信，扔到那个痞子似的男生面前，迅速别过脸。

知罗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四周的同学已经有几个轻笑出声，有女生好心提醒知罗：“那是情书啦！”

原来是情书！

不过这也不能怪知罗，近一米七的高个，学校里连男生都没有几个比得上，偏偏还剪个男孩子的头发，性格又大大咧咧，哪里见识过情书长什么样？！

她顿时两眼放光，长长的手臂一探，抢在那个男生之前捡起信，“我看！”

她还当真就要拆开来看，谈非和那个男生几乎同声叫出来：“不要啊！”

“好了、好了，我又不读出来，只是看看嘛！”知罗快活地跑开来，一边还冲谈非扮个鬼脸，“我什么事都不瞒你的啊！”

谈非急了。知罗什么都好，又仗义又热心，就是神经太粗，尤其对这样微妙……谈非连忙去抢信，那男生也插进来，三个人乱作一团，最后只听“哧”地连响，三个人，一人抢到一份纸片。

谈非把手里的纸揉成团扔进掷纸篓，说道：“知罗，别闹了！”

知罗无辜地耸耸肩，把手里的那份递给那个男生，“呐，不好意思啊，回去再写一份吧！”





男生的眼睛都直了，恐怕再也没有哪个人表白会落得这种下场。他一愣之后，居然没有羞愧地逃离现场，反而换上了一副笑容，大声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张纸嘛，撕了就撕了！”他走到谈非面前，以大得足够一班人听到的声音说，“我数过了，上面一共有五百七十个字，其实也就是一句话——我、喜、欢、你！”

四个字，震得教室鸦雀无声，半天，才有人反应过来，顿时嘘声一片，还夹着两声口哨。

男生嬉皮笑脸地向大家点点头，“我的话说完了。谈非，放学后我在校门口等你。”他说完就往外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又折回来，“或许你还不认识我，不过没关系，我叫应天灿，高二二班的，就在隔壁。”

他拿起粉笔，把名字写在黑板上，谈非一直趴在桌上，把头埋在手臂里，肩头轻轻抽动，知罗看得出来，她哭了。

“应天灿！”知罗喝住正要往外走的他，脸上罩了一层严霜，大步走在他面前，“跟我出来！”

二十分钟后，知罗回来了。

老师已经上了十几分钟的课，正在板书的时候，看到一个头发凌乱，衣衫不整的学生站在门口，吓了一跳。然而很快他便认出这是以打架闹事出了名的琴知罗，皱了皱眉，“你干什么去了？”

“摔了一跤。”知罗眼也不眨地说。



课一结束，谈非马上跑到知罗桌前，“你又打架了！伤到哪里了没有？那种人不理他就是了，为什么要跟他打架呢？”她一面说，一面上课前才气哭的眼睛里又蒙上了一层雾。

“那小子，一看就觉得他欠扁。”知罗满不在乎地放出一句狠话，隐隐作痛的手臂却没能让她充完英雄，她的眉头很快皱了起来，捋起右手的袖子，“非非你帮我贴一下创可贴。”

手肘部位有几道刮伤的痕迹，隐隐冒出血丝，谈非看了方寸大乱，“那个死应天灿，我们去找老师！”

“这不怪他啦，是我自己下楼的时候摔的。再说那小子个头还没有我大，哪里是我对手呵……”

谈非拿来创可贴，正要帮知罗贴上，旁边忽然有人说话：“这样的伤口，至少要先去清洗一下。”

咦？知罗和谈非都抬起了头。

不仅她们，全班女生都望过来。

这是这个名叫安以念的帅哥，几天以来说的第一句话呵！

“哈！”知罗眼睛一亮，伸出没有受伤的左手在他肩上一拍，“原来你会说话啊！”

安以念的脸上显出忍耐的表情，谈非连忙拉拉知罗的胳膊，“我们还是去医务室看看吧。”

“不用了啦！只是擦破一层油皮而已！很快就会好起来的。”知罗反过来安慰她，“你不用担心啊，那小子是没那么好运，看他怎么在校门口等人！”

谈非点点头，上课铃响，她回到座位上，还是不安地回过头来看看知罗，知罗向她眨眨眼，做了个鬼脸。

然而手实在是痛。

应天灿个子没她高，到底是个男生，力气总是有的。虽然开始的时候让着她，被揍得痛了还是忍不住还手，其实她也被揍得挺惨……

放学后，知罗和谈非去了一趟医务室，再整理好衣服，对着谈非的小镜子梳了一下头，除了走起路来四肢略有僵硬之外，已经看不出什么不妥，这才放心地到车棚去扶自行车。



今天的校门口真是热闹，照说她们已经在医务室耽搁了好一会儿，早就过了校门口的人流量高峰期。可现在，门口居然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只听到种种声音在空气里嗡嗡作响：“好多人呀！哎呀！据说是三班的，怎么回事……”还有人叫，“别打了！别打了！”

“打架！”

知罗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谈非连忙拉住她，“别管闲事了！”

还没等知罗回答，人群里头突然冒出个女生，连连叫道：“知罗、知罗，快来！”那是同班的李小年。

知罗哪里挡得住诱惑，一句“怎么了”还没有问完，人就已经到了跟前。

“我们班的男生在跟二班的男生打架啦！”李小年说得又急又快，简直语



无伦次，“真糟糕啊，老师都回去了，大门的张大爷年纪又大了——只好打电话叫，可到现在一个都没来……怎么办？大家都乱成一堆了……”

知罗不待她说完，已经拨开人群挤到核心，真是乱成一堆，九月天，天气干燥，地上已经扑腾出大片灰尘，圈里的人个个灰头土脸，又都穿着校服，简直分不出谁是谁。知罗冲上前去，抓住一个面生的就是一拳，等谈非挤进来的时候，知罗早已混进了战圈，模样十分惨烈。

谈非脸都吓白了，她知道知罗经常打架，可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震惊之下，眼泪马上流了出来，尖声叫道：“你们混蛋！你们混蛋！她是女生啦！”又叫，“知罗、知罗，不要打了！”

声音很快淹没在喧哗里，忽然有人把书包一甩，冲上去，拽住正在打骂的其中一个的胳膊，反手就是一拳。这一拳狠极了，那人的鼻血马上流了下来，下一秒肚子上又挨了一拳，疼得蹲到地上去。

只见他拉住一个，给一拳，几乎三五秒钟便解决一个，直到大半人已经躺下，知罗也气喘吁吁地爬了起来，谈非扑上去，一把扶住她，泪流满面，“知罗、知罗，你怎么样啊？你痛不痛啊？”

知罗摇摇头，脸上却已经是鼻青脸肿，“你傻啊！这个时候他们哪里分得清谁是男生谁是女生？谁打自己就打谁咯！咳咳……”

谈非看着她才处理好的伤口已经重新流了血，吓得脸色发白，“别说了别说了，现在该怎么办？”

一个人走过来，捡起扔在地上的书包，同样从混乱里出来，他的身上却一尘不染，甚至连一丝头发都没有乱，稍长的刘海遮住半边面颊，依然是美人如玉，知罗笑了笑，“嘿，没想到你还有两下子哈！”

他没有说话，甚至连一个停顿也没有，把书包甩上肩头，穿过人群。

空中落下一大片激动的目光。周围的学生连忙打听他的姓名，李小年轻轻哼了一声，满脸都是骄傲，“他叫安以念，是我们班上的。”



事情的原委到第二天才弄清楚，原来应天灿挨了打也要在门口等谈非，没想到谈非没等到，倒等来了三班男生的拳头。

谈非生得漂亮，最难得有股相当清雅的书卷气，成绩又是年级第一，堪称三班的班花，很有些仰慕者，当中更不乏暗恋的。眼见班花下午被看起来一副





痞相的应天灿冒犯，已经憋了一肚子气。没想到这家伙被琴知罗约出去“单独相处”之后居然还不死心，看来就是欠教训，当下便一哄而上。

二班的人见自己人被欺负，当然不能坐视不顾。何况应天灿是校长的亲戚，也颇有一些影响力，一场混战就这样开始了。

“都是那姓应的可恶，下次我们在哪里堵住他，往死里揍！看他还敢不敢到三班来撒野。”

谈非一听到知罗这唯恐天下不乱的主意，头都大了。班上一群男生却连声附和：“不错不错，这小子长得就欠扁。”

“就是，别让他以为三班好欺负！”知罗见自己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认同，更进一步，“那我们在哪里堵他？他家住哪里？”

一名男生连忙把应天灿的住址报上，知罗脸上露出一个邪恶的笑，与众人交换一个诡异的眼神，开始布置行动……

然而还没等他们布置完毕，班主任俞诚兰沉着脸走进来，一开口就点名：“张春生、聂荣发、越晓光、张栋、陈方、李庆远、赵谊、陈亮军……”她的目光从一个个脸上扫过，最后落到知罗头上，“琴知罗！”

昨天参加群殴的，无一能幸免，却独独没有安以念。

“你们几个，跟我走一趟。”她率先走出教室。

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知罗一屁股从桌上跳下来，低声咕哝一句：“走就走，谁怕谁？”领着一行人大摇大摆地跟上俞诚兰。

谈非手心里全是汗，这下闹得大了，可该怎么办？

应天灿是校长亲戚，这件事人所共知，老师肯定要给校长面子啦，那倒霉的一定是知罗他们！

她霍地站起来，走到知罗的位置上，那儿，安以念正趴着睡觉。

“安、安以念……”谈非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打颤，事实上她整个人都在轻轻颤抖。

安以念慢慢抬起了头，一双略有些困意的眼睛，望向她。

她忽然忘了自己要说什么，耳朵里嗡嗡作响，大脑却一片空白。

“什么事？”他的声音里似乎有些不耐烦。

“是、是这样的。我、我听说你、你和校长也有点关系，对不对？”谈非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一颗心几乎要跳出胸膛，“我是想问，你可不可以帮帮知罗呢？她的外婆身体不太好，她不怕自己受罚，可是很担心刺激到她外婆……我、我听说新盖的教学楼就是姓安的老板赞助的，我、我想也



许、也许……”

也许他可以帮帮知罗！

这是她心底的愿望。很难说清楚为什么就是觉得他可以帮到，可是，凭着少女的直觉，她总是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安以念看了她半天，脸上仍然没有表情，不过在谈非头皮发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之前，他站了起来，出了教室。

谈非松了一口气，大大的一口气。

李小年凑过来，“你说什么？准备动工的那个教学楼是他们家盖的？”

谈非点点头，作为学习委员兼优质生，她有比平常学生更多的机会出入老师办公室，这样的消息，是在老师们的闲聊中得来的。

“我说为什么没有他，昨天明明他打得最狠啊！”李小年脸上一片向往，“哇，他人长得那么好，打架那么酷，家里又那么有钱……”

“少花痴了啦！”另一个同学打断她，“就算是也轮不到你呀，我们的谈非又漂亮又有气质，成绩又好，才配得上他了！”

谈非的脸马上红成一只柿子，“你们不要乱说啊！”

“你看你拜托他帮忙，他就马上去了呀！只是不知道他能不能帮上忙哦……”

“真希望知罗没有事！”

“嗯！”



半个小时后，知罗他们回来了。知罗走在最前面，脸上带着一如既往的清澈笑容，大家几乎顾不得还有老师站在讲台上，纷纷发出欢呼。

谈非看了看后面，没有安以念。

下课后，大家迫不及待地围了过来，女生们更是把知罗围了个水泄不通，一迭声问：“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没事了吧？”

“没事啦！”知罗很豪气地拍了拍胸膛，“不就打个架吗，能有什么事？”

“可是……”谈非轻声插进来，“安、安以念呢？”

“安以念？不知道耶。”知罗四处看了看，“怎么，他后来也被叫走了？”

“他不是被叫走啦，是谈非叫他去帮你们求情。”

“是吗？”知罗诧异，“啊，对了，我们正在教导处挨训挨到一半校长让我们回来，那个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呜，校长叫我们写份检讨书……”

说到这里她发出一声哀叹，可怜兮兮的眼神望向了谈非，谈非连忙道：“好好好，我帮你写。”

“啊，还有我的呢！”

“还有我的！”

“……”

谈非一下子接了九份检讨书的任务，她漫不经心地写着，心里面却想着那第十个人……他会不会也要写检讨书？如果要的话，她一定一定要主动要求帮他写。

可是安以念直到放学都没有回来。

大家也有点不安了，虽然同学没多久，安以念又难得说几句话，可是这场架一打，校长办公室一进，他就是高二三班实实在在的一员了——高二三班别的没有，以琴知罗为首的“团伙”，义气还是有的。

“有谁知道他家在哪里吗？”知罗问。

大家都沉默，最后把目光望向谈非，谈非摇了摇头，“我只是听说他是从A城转来的，恐怕家也不在这里。”

“那他总有住的地方吧？”

陈方说：“他没住宿舍，这点我们清楚。”

“要不我们去找校长问问？”

知罗这句话一出，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开玩笑，我们去找校长？”

谈非忍不住急了，“可是他都肯为你们去找校长啊！”

“我们家又盖不起教学楼——你以为校长是谁都能找的？”

“你……”谈非一急，泪水又在眼眶里打转。

“没事，那么大一个活人，还会丢了吗？”知罗安慰她，“再说他也没来晋阳县多久，肯定走不远，我们四处问问就是了！那家伙长得那么漂亮，很好认的啦！”

这话也安慰了所有人的心，大家商议好分头去找。



知罗与谈非一组，先去张大爷那儿打听，张大爷想了一想，“你是说昨天

